

聯隊出征的一天

一九七四年三月

· 舊侶 ·

不要以為像爬山和郊遊這等寫意的活動，其中完全沒有競爭，有這種看法的人，大概因為他忽略了爬山也是一種包括技術和體能兩方面的運動，有意無意之間，都可以發展為競爭，通常競內力和拚速度，成為某些個中好手碰到的課題，這事雖無明文規定，只憑參與者心照不宣，但那艱苦的過程和高度刺激以及躊躇滿志的情緒，實在較諸例如攀登某山等公開賽



事遠為利害（這是指五年前而言）。競罷歸來，大家又是好朋友，勝負盡在不言中，這又較許多運動場合更帶有道德的成份了。

我雖然體魄非強，腳力非健，卻不自量力的喜歡跟在這班愛好者後面跑，當一個添葉托花的角色，不免交上許多志同道合的朋友，偶然有點成績，就聚在一起口沫橫飛一番，其心情也只有圈內的人才能明白。

這一年仲春，正是新老飛毛腿操練得如火如荼之時，兩個在當時各擁有一批頂尖高手的隊伍，忽然要來一次聯合出征，說好聽是聯絡感情，講實際無非想試試哪一隊的腳骨硬，加起來上百人的隊伍僱了兩輛車，定出一條叫「八仙驛霧下城門」的路綫，盛舉當前，在這個小小的圈子中，少不免掀起一陣興奮張。

我和一大批既屬老友又是對手的人物同坐一車，心情有些複雜，其實是開心居多，春天氣經常陰沉，卻並不惡劣，無礙於長走，然而此時談的多半為無關宏旨的話題，有一堆人整天在爭看結婚照片，另一伙則渲染着黃竹角碰上腐屍的休目驚心鏡頭，其他的走來走去，

加上一班正襟危坐閉目養神的行友，實在看不出半點大戰前的端倪。

車向着汀角路飛馳，週日的這條海傍路，特點是鐵騎充塞於途，為交通製造混亂，果然不久靠窗的人嘩然驚呼，我們幾乎和橫出的單車碰撞。還沒等我弄清楚是怎麼一回事，車身好像擺了一擺，真個迅雷不及掩耳，轟的一聲大響，眼裏看到司機旁邊的玻璃轟然撕開，一個車頭像老虎探首似的搶進隊友密集的車廂，伴隨着鐵板亂舞和暴雨般的玻璃沙，許多人變作滾地葫蘆壓在一塊，一陣灰塵夾着火烟氣味撲面而來，我是既向前衝又向後仰，然後全部靜止，這一切所費時間相信不會超過一秒鐘。

車以三十哩的時速前進，忽然受到同樣巨大力量的反攻，坐在其中的人，所受到的震蕩之大是不言而喻的。但是要形容當時車內的狀況以及心中產生的意念問題，卻不容易。事起倉卒，大家的神經活動同時停頓了幾秒鐘，也許有幾秒鐘之久，隨着碰撞的轟響和雜物飛墜的聲音過去，車裏暫時死寂下來，我腦中閃過的第一個念頭而還記得住的，就是：「真個

撞車了！」然後本能的檢查身上的傷情，而於木然中流出一股並未受傷的幸運感覺，也許這是每個遭逢車禍而不就地暈眩過去的人通常的表現吧！內子也沒有事，她向我講了甚麼話，已經無法記得住，現在耳邊都是人聲，神經活動的恢復開始指揮人們各自幹要做的事情，我注意到右邊座位幾個女子，正混雜着破窗爛椅好半响掙扎不起來，然而血肉模糊和眼目緊閉這種可怕的鏡頭似乎沒有出現，終於聽到她們反覆顫動的聲音：「為甚麼會這樣呢？為甚麼會這樣呢？……」幾張驚惶青白的面孔鑽出破



物堆，用帶血痕的手緊捂着傷處，後邊：一位超級飛毛腿正癱着身子叫痛，我艱苦的直起身子，找尋背囊，它滾到前邊座下，一抬頭是個掩面驚叫的女將，她其實一點沒有不妥，只是受了驚，然後破爛的司機位子後面冒出一個人，跨過人堆，叫嚷着走下車去，他便是司機。這時我和內子也隨着其他走得動的人離開車子了。

當散聚在道旁草地上的人漸趨安定，便明白受傷的人是這樣少，幾乎不需要甚麼特別的治療，剛才驚心動魄的一撞，竟似是場惡夢，大家慢慢從這種奇跡似的待遇中甦醒過來之後



，就不由得不相信上蒼確然施於這班人以無比的隆恩，儘管如此，精神上受的撞擊那種喪魂落魄的狀態是另一回事兒，它不會因為身體沒有受害而消失，現場兩個司機劇烈爭吵，互責對方的不是，幾個人從車上抬下一個面孔瘦削的青年人，以為有重傷號的人一哄而前，其實也無大碍。

一位領隊悄悄對我說：「這真是邪！太邪了！」驟然之間我實在不易理解，「邪」字是指甚麼呢？是不是兩頭老虎碰頭就會演變成不祥的後果嗎？我在這個車如流水的城市裏虛長了幾十年，這種事其實還是頭一次碰上呢！而卻在兩隊聯合之日發生，豈不是邪？

我開始感到兩膝作痛，是身體前衝時碰了一下子，遭遇車禍的人，更嚴重的損傷不一定

由體外看得出來，我的右胸有點脹悶，但怎麼都感覺不出受過碰傷的跡象，內子的情更佳，除了左腿有點兒擦傷，幾乎沒有任何問題，我們回到車上視察災情，司機座位的一邊全毀，爛物和軟盤幾乎分不開，然後是一長排破碎的窗門，連着撕破的車身，一直來到中部。最前邊的一排座椅飛散地下，後面的兩三排也破爛不堪，就算在離開撞擊位置很遠的地方，也有扭曲和掉了椅背的。三個大漢猛推之力使我們那張向前猛彎，如何從這古怪的角度之下脫身，確實難以解釋。另一張椅背有個窟窿，據說乃受拳擊的結果，此外是橫七亂八的鐵枝，和滿地的玻璃碎，幸而都是不碎玻璃，否則車中人不堪設想。無論如何，就眼前的毀壞程度而言，竟無一人受大傷，確是令人難以置信的。

下車轉到前邊，更其觸目驚心，兩個車頭糾纏在一起，大貨車的兩個左輪懸空，我們的則前輪跨在磐土，這裏叫「下坑」，正當大埔海的內灣處，上有石礮，下為碎石沙灘，一個男子正在訓練狗兒游泗呢！他將小浮筒擲到遠處海面，狼狗划水銜回，路中的驚險一幕，似乎完全不引起他的關心，我站在海邊，想像那車如飛插進海中的情形，想像車中眾人掙扎求生的慘狀，而這些事，又是多麼可能發生的啊！只不過我們命大，都告避過。

救傷車嘟嘟，警車呼嘯，路的兩端早已擺了長長的車龍，無數的人前來看個究竟，警員照例劃劃記號，度量距離，錄下司機的口供，救傷人員幾乎沒有事做，那瘦削的青年，如今已在和朋友開玩笑笑了。